



口水粘贴的“感情”

李伟明

M君聊过一件闲事。他还是个普通科员时,就认识同住一小区的邻居W,是一家小企业的经营者。那时双方的关系虽然不算特别熟悉,但也不生疏。多年前的一个休息日,M君有急事要去单位一趟,走到小区门口,恰逢W正要开车出去。M君问W的去向,刚好离他的单位不远,只不过需要绕个几百米而已。M君便表示希望搭一下W的顺风车。不料,W却说,现在打个车也很方便,建议M君还是到门口打车。说完一按喇叭,扬长而去。

此后,M君与W就有了些隔阂,在路上碰面,最多点个头而已,一句话也不说。大约十年后,M君在官场上顺风顺水,屡获提拔,居然做到了某局局长。而W的业务正好是M君所在的局主管。于是,W立即对M君客气了许多,三番五次约他吃饭。自然,M君每次都婉谢了。

M君明白,W如今的热情,并非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,而是因为他的位子。如果哪天他不再坐这个位子,W对他的态度,肯定不会比以前好多少。既然如此,何必应付这种虚假的“感情”?

M君的遭遇,相信很多人都有似曾相识之感。那年换届,我刚到某地任职时,有一名当地的干部数次说要请我吃饭。我当然不可能答应这种事,但那个干部颇有毅力,不断发出邀请。有一次,我干脆向他直言:“只要我们有工作关系,我就不可能吃你的饭。你真要讲感情,等我调离这里了,没有工作关系了,有缘相逢时再请吧。”这个干部一听,脱口而出:“你都调离了,我还请什么?”我大笑说道:“你看,话说到这个份上,我终究是要调离的,所以这饭还是不吃为好,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。”

人们常说,世人多“世故”“势利”。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带几分“势利”的人,可谓比比皆是,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有。“势利”和身份无关,和地位无关,和能力与学识也无关。品行如此,无论他从事哪一行,干到什么程度,都脱不了这层俗气。

因利益之交而衍生的“感情”,旁观者清,当局者迷。其他人看不清或许不甚要紧,但对于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,就不得不看清这一点。为官者如果看不穿基于利益之上的所谓“感情”,那迟早有一天要吃亏,甚至栽一个大跟斗。人家好端端的凭什么突然对你这么“好”?无非是冲着你所坐的那个位子,冲着你手上所掌握的权力来的。这种从天而降的“好”,表面上柔情无限,但目的性太强,手段也可能太狠,如果不提前防一手,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这种“温柔一刀”杀个措手不及,刺得鲜血淋漓。

遗憾的是,很多人就是看不破这种“感情”的虚伪性,或者说,他们不愿意看破。于是,我们不断地看到很多官商之间“亲而不清”的关系。一些官员和老板勾肩搭背,称兄道弟,都是为了双方的“利益互补”。有的官员热衷于别人的吹捧,喜欢在酒席上找感觉。再往前走一步,就是不仅不设防,还甘于被“围猎”。很多官员就是因为交友过滥,最终惹上一身的大麻烦。直到铸成大错,他们才幡然醒悟,可惜这时候已可能迟了些。若干年前,本地有一个落马县长就曾经说过,自己以前在某个实权岗位时,门庭若市;后来调到了一个相对务虚的岗位,很快门可罗雀。过了一段时间,重用到了更有实权的岗位,那些久不露面的人又冒出来了,而他因为某些私利,对这些人“不计前嫌”。最后终于毁在他们手上了,才认识到最可恶的就是这种“朋友”,最害人的就是这种“感情”。

用农村土话来说,这种直奔利益而来的“感情”,其实就是用口水粘贴的,一点也不牢靠,随时可能脱落。检验感情关键看平时,看你尚未显山露水时,尤其是身处低谷时。你落魄时,有人关心你,那是真关心。你发达时,朋友遍天下,可惜不知有几个是真朋友。所以,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太多的“朋友”“哥们”,得志时的“前呼后拥”往往是一种假象,经不起风浪的敲打。患难之交才见真情,不给你添乱的朋友才是真朋友。身居领导岗位者,对此尤其要有清醒认识。

雪域荣光

周联合

脱下军装时,我把二十五年的脚印种进拉萨的石板路、江孜的青稞田、亚东的界碑旁。皱纹里的高原,正一圈圈长出新的年轮。

日光城的金顶托着六十年的朝阳,次仁拉姆的选票在木盒里发了芽。大昭寺转经的人群中,书声漫过娘蒲乡小学的窗台——午餐的蒸汽里,十五载公费教育为孩子们保驾护航。

江孜宗山的风不再裹着旧岁的寒,农机在热索乡的田垄卷着金浪。广东医生蹲在吞布容村,听诊器贴着普布多吉的胸膛,手机那头,北京的专家正调亮屏幕。藏药厂的铜锅转着,熬着老方子新剂量。

风里还带着雅鲁藏布江的潮气,溜索的影子早已沉进江底。复兴号掠过拉林铁路时,青稞穗正朝车窗点头;光伏板在坡上排着队,那曲的风电场转得欢。典角村的新房晒着太阳,窗台上,太阳能灯比酥油灯亮堂百倍。

手摇电话的嗡鸣被珠峰5G基站收走,边贸摊位上,藏装的绸缎蹭着

瓷器。服饰周的孩子跑过八廓街,衣襟盘扣还系着老故事,料子却比毡毯软了千回。

念青唐古拉的雪水漫过草甸,南北山的绿意正往云里钻。

藏羚羊踏过迁徙路,蹄子下光伏板映着蓝天;雅鲁藏布江的清流记得每片新增的绿地,生态碑上的字,被风念给每只过路的飞鸟。

亚东的界碑被我描红过无数回,如今和基站并肩站着,看乃堆拉山口的风捎来贸易的暖。边境村的炊烟缠着新修的路,守边人的银行卡里,日子正一天天鼓起来。

从木犁磨亮的土到智能终端跳动的数,从马背药箱到远程手术刀,每道辙印都是对初心的应答。

我摸过界碑的手,此刻正触着这片土地的心跳——比六十年前稳健,比所有晨光都烫。

西藏昂着头,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长卷上续写雪域的传奇。而我这老兵的目光,会一直追着那面红旗,在世界屋脊,把荣光种成永不凋谢的格桑花。



《高原气象簿》

李平

二十年,我数过唐古拉山的每一片雪,直到指节冻成苍白的碑文。百叶箱里的风,曾替我收藏四月的温柔;冻土之下,春天像一封未寄出的信,在铁皮屋顶的星光里轻轻颤抖。

纳木措的云图,是连队写给我的情书。准星上的霜花,是思念凝成的冰,在海拔五千米的黄昏里,我数着心跳,像数着那些被风带走的、未说出口的告别。

如今,转业印章像一片迟到的雪,落在肩上,比界碑更冷。可我的眼睑仍刻着岗巴营的月光,它曾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,把缺氧的呼吸,缝进我的梦。

当所有希望都指向故乡,我在风里低语——如果天空还记得我的名字,请让那些未测完的风,替我吻一吻,这片雪域的心跳。

七律·甲子颂

郭玉山

雪域春秋六十载
军民共织祥和锦
汉藏同书新乐章
领袖题词昭日月
中央慰问润康庄
边陲永固安如岳
盛世高歌万里扬



乡贤乡韵

陆令寿

18岁那年,我走出家乡江苏金坛那方浸着稻花香的江南水土。那时的我,哪里晓得这片土地竟聚着那么多名人:储光羲、戴叔伦、王肯堂、于敏中……清代的文字学大家段玉裁,便是其中闪亮的一颗。

踱进城南风景区的段玉裁纪念馆,门侧一联“千秋功业字字音学,一代硕儒经师人师”,短短16个字,把先生一生的经纬说透。馆内四壁有段玉裁生平画传。先生6岁跟着祖父开蒙,后又随叔祖与父亲念书,13岁考中秀才时,眉间已见书卷气。后来3次赴京会试皆失意,直到29岁在京城遇见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戴震,递上问安的札记,执意自称弟子。36岁时段玉裁踏上仕途,在贵州、四川当了10年知县。案牍之余,总不忘灯下校书。金坛老辈人常讲一个故事,46岁告病归乡时,段玉裁的官船泊在老鸦塘,从船上卸下72只箱子。两个小偷趁夜摸走两只,撬开一看却傻了眼——里面哪有金银财宝,满箱都是整整齐齐的书和手稿。

纪念馆的天井中立着段玉裁的雕像:右手捻着山羊胡,左手攥卷册,清癯的脸上一双

眼睛像淬了火,似在参透某个字的玄机。望着这雕像,我的脑海里忽然蹦出句金坛土话:“滴滴刮刮(正宗)的金坛佬!”

42岁动笔写《说文解字注》,73岁终成这部皇皇巨著,直到80岁才得刊行。从落笔到付印,近四十载青灯黄卷。就在书刊行那年,段玉裁逝于苏州阊门外的下津桥,想来已是了却毕生心愿。

展厅的解说里,不仅藏着先生对文字学的凿空之功,连汉字的源流演变都讲得明明白白。最让我心头一热的,是“《说文解字注》与金坛方言”专栏。清朝末年,随着江北的移民来到这座小城,扬州、泰州的乡音混着金坛本地的吴语,慢慢酿出了两种声腔。那些从苏北来的开荒人在焦土上重垒屋舍,倚腔里裹着淮河的潮气;而守着老地基的本地人,仍用吴语念着祖辈传下的童谣,尾音带着金坛湖荡的涟漪。作为一代宗师,段玉裁还培养出了外孙龚自珍。从龚自珍的《金坛方言小记》来看,段玉裁一家讲的是地道的金坛老话。他注《说文解字》时,更常拿方言作解。想来老金坛人见了,会如撞见老熟人般亲切。

比如吞,《说文解字注》二篇上:“吞,咽也。从口,天声。”段注:“今人以‘吞’、‘吐’,俗云‘喉吞’是也。”金坛方言中就把咽喉称为“喉吞”,对某人非常憎恨时会说,我恨不得咬他的“喉吞”。更让我挪不开脚的是“拔头”。《说文解字注》十四篇下众部:“众,象拔土为墙壁。象形。”段注:“篆者,今之‘累’字。土部曰:‘一亩土谓之垆。’亩者,今之亩。以锹取田间土块,令方整不散,今里俗云‘拔头’是也”。记忆忽然顺着字缝淌出来:秋收后的稻田里,父亲先拉来碌碡,把稻茬连土碾得瓷实,再用带刀的工具划缝,晒裂后用锹起出一块块方方正正的土块——这便是拔头,除了砌墙,敲碎了还可垫猪圈沤肥。13岁那年我挑着8块拔头走田埂,100多斤的分量压得肩头生疼,从田里挑到屋后码好。敲拔头更是家常活儿,晒干的拔头硬得像铁,我抡起锄头使出浑身劲,敲得碎屑纷飞,再铲进猪圈。

“喉吞”“拔头”,此刻,站在纪念馆前,我用金坛土话大声地喊出。我想,这位文字学巨匠定能听出乡音里的热乎气。毕竟,他的笔曾蘸着金坛的水土,写下过最鲜活的汉字。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